

卷首语

花开有声

春天是真真切切地到了！菁菁校园里的一枝一叶，也在春风的拥抱里亲切而明媚，彻底袒露着绿色的情怀。怀揣着希望和梦想，信步漫行，深入春天的腹地，醉享美丽的芬芳。恍惚间，眼前一朵朵鲜艳的花儿化成一张张灿烂、纯真的笑脸。阵阵银铃般快乐的笑声不正是花开的声音吗？

打造书香校园是学校的孜孜追求。学生们在一日之计的黄金时间，放声诵读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，背诵着自己喜欢的段落，这琅琅书声乃花儿汲取营养的声音。校刊《澧兰》是小作家们练笔、展示文才的平台。读书感悟、生活体验、学习趣事、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只要有感而发，情动于衷，就是好文章。在语文教师办公桌上永远有一道风景线，那就是学生整齐如一的日记本。师生之情在此悄悄地流淌，浇灌出一朵朵艳丽之花。这是情感的共鸣和生命的沟通，学生在共享中成长，并发出拔节的声音。数十年来诚为人师，用知识开辟着荒原，用关爱呵护着童心，用善良浇灌着品性，用无私诠释着奉献，不也是“爱在左，情在右，在生命路的两旁，随时撒种，随时开花，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”吗？热爱孩子，便是让生命长驻一抹最温馨的春意。在孩子中间，就永远置身于心灵的春天！

花开有声！花儿的开放，需要鼓励和更多的爱心。虽然花开有早有迟，但每一朵花都是美丽的。花开的声音是悦耳的、会心的、是从容的，她会给我们惊喜，给我们力量。花开的声音，是世界上最自然、最纯洁、最动听的天籁，需要我们用心去聆听、用心去等待！

我想你好好

活下去

高 645 班 张雨棋



白月光,照心上,可惜你不在我身旁。天涯边,海角旁,你的期许自由生长。

艰苦的岁月,贫穷的山村。他伴着啼哭来到你身边,你看着他小心呵护,眼里充盈的泪水闪烁着幸福。家中苦,粮不足,刚生孩子不久的你,拿着锄头去耕土。夜长眠星点点,你转头看向背上的他一脸满足。你哼着不着调的小曲,随着露水结束了忙碌。你解下身上的大红布条,小心翼翼地把 he 放在床上,拍拍他,准备去做饭,刚走两步,又不放心地把 he 往里面挪了挪,掖了掖被角方才离开。在你的小心翼翼和精心呵护下,他渐渐生长,长向你期待的模样。

你永远不能忘记他五岁,因为你诉说这件事的时候,眼中依然噙着泪水。那年,你去远一些的村庄,拾别人未拾完的棉花,心里想着卖了给娃儿买糖吃,谁料到等你喜滋滋的拿着一包方糖回家,就听到 he 落水的消息,你拽着那包方糖。拼命地跑啊跑啊,凡你路过的地方总是湿迹一片。等你到的时候,河边上已

经站满了人,你扑过去,踉跄着推开人群,不会凫水的你恨不得一头栽进水里把他拉上来,幸好旁边的阿嫂拼命地拉住了你。你看着 he 在水中挣扎,哭得撕心裂肺,喊得惊天动地。直到 he 被救起,你欣喜地晕倒过去。自此以后,你不顾家里人反对坚持给他改名叫铁蛋。自此以后,你就总是自言自语“铁蛋啊铁蛋,你是铁打的鸡蛋,河鬼也要不去你。”

可是刚从落水的惊恐中恢复过来的你又陷入了恐慌,落水时受了风寒的他又染了大病,身体不停地抽搐,哭个不停。瘦得只剩皮骨的你一咬牙背着 he 翻山越岭,十多里的距离,落满了你的脚步,一步步深沉得要命,自此之后,你提着存了许久的鸡蛋去拜访别人口里的神婆,你虔诚地请 she 赐名, she 拿出符咒,念念有词道:“狗剩,狗剩是个好名字,狗也不要的,老天也不会收 he。”你一欣喜,挨家挨户地敲门说:“以后喊俺娃狗剩,喊的人越多,俺娃的福气越大。”偌大的村庄,百多户的人家你硬是没落下一户,深怕折了他的福气。

后来,日子越来越好,有人说“孩子名字难听,给孩子取个喜庆点的名字吧,就像果果,兴旺之类的,寓意好。”你却死活不肯,有学问的人说你封建迷信,没学问的人说你固执得要命。我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说的那句话,你说:“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,我只想要 he 好好活下去。”

不断变化的名字,一直不变的期许。好好活下去,多么平凡的话语,又多么不平凡的母爱。你用别人眼里愚蠢的方式,固执地为 he 圈起一片天地,在那里 he 可以蓬勃生长,无忧无虑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,不知又有多少的母亲似你。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最好方式,守护着孩子平安无事。

好好活下去是你对他最大的期许,你用名字为他筑起一座爱的围墙,仿佛在那里, he 可以刀枪不入,鬼怪不侵。

指导老师:熊道森

情 怀

高 646 甘欣瑶



小时候,我对“情怀”这一类的词语情有独钟,这些词中透着淡淡的忧伤和沧桑,而我认为这很酷,暗示着这里有个故事,而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上次放月假,在我一而再,再而三的闹腾下,我和家人又一次去了一趟“黑竹沟”,这是一家以各式蘑菇而出名的火锅店,我之前去过一次,那是在初中,而那火锅底料的味道,我至今难忘。

围坐在餐桌旁,待服务员端上一锅乌鸡汤,各式各样的蘑菇慢慢地滑下锅去。我拿起汤勺舀一碗汤,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,烫得我舌头发麻,待到麻感退去,我咂了咂嘴,怎么没有想象中的惊艳味道,我微微皱了皱眉毛,以为是太烫了,便大力吹了吹,又喝一口,有一点点似曾相识的味道,可又无法与我记忆中的味道重合,而那记忆里的鲜味,仿佛如一层薄雾一般飘渺不定,它似乎就在我眼前,但我又无法触碰。我又拿起漏勺舀了一勺蘑菇,依旧疑惑。后来我问爸爸,爸爸只是笑着说我长大了。我无法理解,难道真的是因为我长大了,吃的东西变多了,也就开始觉得以前超级好喝的汤变的普通?不久,我又释然,那就当是吃个情怀吧!

就像几年前的《我是歌手》歌王之战时,老狼与他昔日的铁兄弟们同台演唱,而舞台

被网友戏称为“车祸现场”。老狼他们在台上相互搂着肩膀,随着音乐摆动,默契无比。而场外的智能机器人则在老狼刚开口时,就将老狼获“歌王”的机率降到了最低。但是,机器人只能辨别音准,它永远都无法识别老狼们眼角的泪花,它永远无法理解何为“情怀”。

正如我的大脑当时便给“黑竹沟”打上了一个“普通得不能再普通”的标签,我的心却因为情怀依旧认定它家的汤是无比鲜美,只是我不会再去“黑竹沟”,因为这种情怀只适合封存在心里的某个角落,若强行取出,它只会变质,而我则失去了一个属于童年的美食情怀。而前几天,当我坐车路过“黑竹沟”时,竟丝毫回忆不起之前给它打下的“普通”的烙印,相反,我能忆起的只有那锅汤的鲜美可口,甚至还有再去品尝的冲动。

玛格丽特·米切尔曾说:“一样东西破碎了就是破碎了,我宁愿记得它最好的模样,而不想把它修补好,然后终生看着那些碎的地方。”幸运的是,我记住了属于“黑竹沟”的最好的模样。

原来啊——总有一些东西是时光这个小偷所偷不走的,那些沉淀下来的情怀,无关年华与风月。

指导老师:熊道森

致父母

高 646 班 张秋月



亲爱的爸爸妈妈：
您好！

十六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，这十六年来，我未曾向你们真正吐露过自己的心声，或许是因为害羞，又或许是因为害怕，害怕你们表面的毫无波澜掀起我内心的万顷波涛，你们是老老实实的农民，一生都在和土地打交道，也正因如此，我们家庭里很少有直抒胸臆的情况出现，但我还是借此对你们说声“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”

首先感谢你们赠予我生命，其次感谢你们辛苦地抚养我长大，最后更要感谢你们始终爱着我、陪着我。父爱如山，母爱如水，同在农村，你们放弃外出打工的机会，坚持亲自陪我长大，记不清多少次你们顶着月光穿着泥鞋回家时的疲惫模样，也忘不了烈日下你们在土地里汗流浹背的疲倦神态，你们留给我的，只有不断的恳切教导和无声的关爱。你们用布满老茧的双手送我去更广阔的天空，你们说，不想我再走上你们这条辛苦路，要我活得有出息点，我又何尝不曾知晓你们寄托在我身上的深厚的希望，就像是一株嫩芽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出希望的花。

我爱你们，不仅爱你们辛勤本分的品格，更爱你们那颗同样爱我的心。农村的拮据带

不来城镇的繁华，于是你们节约每一滴水，珍惜每一颗粮食，并时常告诫着我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道理，因此我比同龄人懂得早很多。上街卖菜的妈妈会仔仔细细算好每一笔账，做工的爸爸会勤勤恳恳地付出每一份力，你们身上农村特有的淳朴和热情，更是我人生幼年性格形成时期一个重要的标榜。后来放学后，我会主动帮忙家里的农事，种玉米，捡马铃薯，但你们从不会让我帮忙太久，总是很快把我赶回家去写作业，总是说这不是我该做的事，但你们又从不让我完全处于养尊处优的状态，强调自己整理好内务，自己叠衣服，自己洗碗……我真的很庆幸，有你们这样好的父母。

龙应台在《目送》中写道：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，不必追。”可我想对你们说：“不必追，我回来陪你们一起走。”

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胜意。

你的女儿：张秋月

2018年4月7日

指导老师：熊道森

已知花意,未见其花;既见其花,未闻花名;再见其花,落泪千?。

——题记

三月,阳光正好,正在家中整理旧物,忽看到一朵枯萎已久的小花,正好的阳光打在脸上,如一排细密的银针,刺痛了记忆。

我时常梦见那土地,泪水夹杂着思念,在梦中跌宕绵绵成一种离愁的相思。

“爷爷,山上有许多许多的花吗?”小孩子总是很天真。“是,是,那里啊,有许多漂亮的花”。他总是这样笑咪咪、慈祥地应和着,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他总是给我讲从前的事,还会给我描述那些他口中漂亮的花,我便更加向往那梦中的、爷爷口中的远方。

打小我便住在城市里,城市里也是有花的,但是没有野花——城市大概是容不下它的。更多的是那些娇艳的、为人熟知的花,带着些许市井气息,和城市里的人群一样,总是聚在一起,列在花店,或堆在阳台,拥挤,浮华。自然的东西,却没有大自然作背景,就很不自然了。我不喜欢那带着繁华和喧闹的味道。

还记得十年前的清明,爷爷带我回到那梦中的,真正的故乡。小雨过山路有些泥泞,铺满松针,脚踩在上面,软而滑,空气都变得湿润,并不黏稠,刚刚好。山风簌簌,鸟鸣清幽,风吟唱着花香,行走在山间,心如花开。孩提时的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,“爷爷,这朵小花有名字吗?”那是一朵极白,极矜持的花,白色的花瓣,花心却又泄露出些许微红,随着轻风微动,绝世独立般,独自生长着。“这些花啊,都是没有名字的,叫什么都行。”似是糊弄我一般,爷爷眼带笑意。“呐,那能摘一朵回去吗?”我满怀期待,“如果你喜欢的话”。小孩子总是很容易满足,大概是吃了糖一样开心吧。

之后,我随爷爷去扫墓,在碑旁,爷爷表情严肃,沉默不语,同样沉默不语的,还有旁

未闻花名

高 656 班 覃子桢



边的一朵小花,像是路上的那朵,与氛围格格不入。我大概是个有神论者,因为我觉得它连接着阴阳,传递着思念,把现世的祝福,带到远方,那遥不可及的远方。回想起来,我恨自己不懂世故,明知其神圣不可亵渎,仍将其偷偷摘下,没有一点小偷的样子,带回城市,与其格格不入的城市。

那回忆中从未住过的院子里,盛放着对过去美好的想象和后来淡淡的乡愁。

十年后的今天,我竟会对着一朵枯萎的、再无生机的野花,泪流满面。时过境迁,我已分不清是为残花、为故人、为往事,还是为了那回不来的梦境和挥不去的乡愁。时光偷走的,永远是我看不见的珍贵,我希望生命几经摔打,能够因此变得柔韧,我希望下次流泪,不再是因为失去。

指导老师:王宏

许我一身温柔

656班 杨佳星



那本泛黄的旧相册里，装满了你流逝的青春，和那些沉淀于岁月中的，无声的温柔。

——题记

我已经不大记得小时候的自己是何种模样了，但我觉得自己一定很调皮，不然，为什么你总对着我总是一幅凶凶的面孔？还是说，因为我是个女孩？我记得，妈妈总是说你盼望的是个男孩，或许是我的到来令你失望了吧，愿望落空的惆怅，又怎能够勉强摆出一幅欢娱的样子来呢？

但你年少时，分明又是个那么意气风发的少年，我看见你与同学一起野餐时脸上洋溢着喜悦，看见你登上高山时的自豪，看见毕业典礼上你无法控制的激动，你分明是那么爱笑，那么开朗的人啊。

我害怕你的威严，敬畏着你的强势，却也渴求着你的温柔。我喜欢听你教我念唐诗时低沉的声音，一句“床前明月光”，是我人生的最早启蒙，喜欢听你讲各式各样离奇生动的故事，一个白娘子，一个孙悟空，成为了我人

生再也无法割舍的玩伴，喜欢听你给我思考数学题时沉默的呼吸，一道奥数题，各种公式，是我童年最绚丽的符号，喜欢你给我挑衣服时的手足无措，喜欢看到半夜悄悄跑到你床上时你惊吓的神情，喜欢骑在你脖子上俯瞰世界，喜欢坐在你骑得歪歪扭扭的摩托车上兜风，一边惊吓，一边却又是抑制不住的激动与刺激……

你看，你给予的，除了叫我恐惧的威严，还有那一份令我沉醉的，你无声胜有声的温柔。

但是，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只能看到你黑黑的皮肤，你斑白的双鬓，你布满老茧的双手，以及你脸上被岁月划出的深深皱纹，我竟找不到你从前的样子了！你的威严呢？它被时间带去了哪儿？你的青春，你的年少时光呢？它又随着时光火车驶向了哪儿？

是在我身上吗？你用你的青春换来了我的青春，让我体验到了那种独属于青春时光的，浓烈而张扬的感情，我学会叛逆、学会反抗，而你却学会了温柔，学会了包容……那些从前只能隐约感受到的温柔，终于变成了触手可及的花朵，绽放在你眼神里，盛开在我的心田。

将威严抛弃，将青春抛弃，换来温柔，换来我的青春，我的成长，也许，你的威严和强势就是另一种我不曾理解的温柔，在年少无知的岁月里，教给我做人的方法，赐予我前进的勇气，以一种看似无情的方式，呵护着我的成长，我的喜怒哀乐吧。

所以啊，老爸，你别为逝去的年华而感伤，别为流走的威严而懊悔，我会带着你的期望，书写我的青春，带着你的温柔，回报给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。待到我终于长大的那一天，再听你回忆我们共同的过去，共同的青春，也回忆儿时你给予的，我不曾理解的温柔……

指导老师：王宏

老屋的羁绊

高 657 班 邢新林

七年前，这老屋寄托着的是你对我的想念；七年后，这屋却满载着我对你的怀念，这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吧……

——题记

雨淅淅沥沥的下着。微风挟着细雨扑入窗扉，留下点点雨痕。檐边积聚的雨滴顺着那已有了些年头的沟壑流下，覆了青石，溅起晶亮的水花，勾起了那久远的回忆……

七年了，我又站在这老屋前，去赴那久远的约定。屋后的那株桂早已郁郁葱葱，覆了大片荫凉；屋前的空地也早被青草拢了边，一片葱绿。只是那儿时攀玩的老树却落了叶，枯了枝，如你一般老去了，任由时光在身上布下道道沟壑。踏上那绿草铺就的小道，迈向老屋。那朱红的木门早已斑驳，门环也已锈迹斑斑。手指轻轻叩响老墙，发出低沉的声响，如同钢琴键般醇厚温柔。推开老屋的大门，走进这久远的回忆。

院前的那口水井还在，只是上面的结绳已裂了口，被岁月侵蚀了。恍惚间看见儿时的自己吃力地摇着把手，想要尝一尝井水的甘甜，却溅了满脸的水花，你脸上盈盈笑意藏着的是满满的宠溺。你走上前，拭了我脸上的水珠，为我打起满满一桶水，任由我将莹莹脚丫踏入水中，荡出朵朵水花……

拐过小院，步入房中，灰尘扑面而来，呛起一阵咳嗽。环视四周，那木窗下一架锈迹斑斑的单车撞入眼中，这单车，大概已放了五六年了……孩童时代，在你的陪伴下，在这单车上，我学会了坚强，学会了勇敢，学会了挑战自己。还记得那时，坐在你的车后座，驶过那

街边的林荫道，我们爷孙俩儿，笑得爽朗欢快，好不惬意。

房中的西墙边，立着的是你自己打制的储物柜。这么多年岁月的洗礼，它竟丝毫未变，只是蒙了一层层厚厚的灰尘，显得黯淡而深沉，透着一股莫名的压抑……儿时的它是多么令人欢喜，每一次打开皆是不重样的惊喜，一罐糖果，一只纸鹤，一顶藤草编成的小帽，那都是你对我深深的宠爱。

再次抚上它的拉环，依旧是这样熟悉。缓缓打开这尘封的记忆，里面竟有一本厚厚的相册。拂了上面的尘埃，翻开这相册，首页便是你我站在老树前的合影，这怕是你留给我的唯一一张合照了吧！你不喜照相，照片上的你抿着嘴角，煞是严肃。纸页翻过，一张张边角泛黄的相片，细细地记录着我从幼时到长大。看着这起卷的边角，想必你也翻了无数次吧！那时，稚嫩的我会在你的宠溺中肆无忌惮地长大，只是，后来，却没能留住你……

这历经了岁月洗礼的老屋，满满的都是你留给我的回忆。这树，这井，这屋，都随你老去了，在尘埃中失了色彩。而这上面留着的回忆，没有随时间风化，反而在这尘埃中开出花来。

雨渐渐小了，老屋笼罩在薄薄的雨雾中，朦胧，梦幻，一切都似七年前般静好，只是失了你的身影，和你的欢笑。

七年了，我又站在这老屋门口，带着对你的思念的羁绊，又回到这里，来赴这久远的约定……

指导老师：侯著显

一生有你

高 655 班 徐慧

时光荏苒,看着你逐渐增多的皱纹,我一瞬间明白语文课上所讲的话语,“一匹小白驹带着盛夏和繁花轻快地向远处跑去,消失在天际”。岁月的尘埃掩盖了你往日的芳华,却掩不住你那颗爱女之心。过去的青春永远定格在相片中,你慈爱的笑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。

去年,落下了时隔五年的第一场大雪,一夜间,学校变成了银色世界,寝室通往教室的路铺满了积雪,校园里没有声音,只有惊鸟拍翅和树上雪落的声音。原本想雪应该只落一天,可雪却一直下,不曾停歇。又是一夜过去,在极低的温度下,用水成了一个问题。午饭时,寝室楼下聚集了不少家长前来送衣送鞋。我一面哈着气,一面谨慎地挪动着冰冻的脚,在喧闹声中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正在喊我的名字,我下意识地四处张望,发现了站在远处大树下的人向我招手,啊!是妈妈!

“妈妈,你怎么来了,我不是告诉你不用来吗?路上这么滑,开车很危险,你知不知道!”

“我是坐公交车来的,不要紧的。”

“嗯,我在学校里没什么问题,我这么大

了,不会让自己冻着你可以不用来的。”我一语道破妈妈此行的目的。

“那不行,这几天太冷了。我带了衣和鞋,还有你爸给你买的热水袋。好了,你赶紧上去,外面风大。”

“好。”我从你手中接过沉甸甸的袋子,碰到你的手,竟像冰块一样冷。我猛地抬头看你,却发现了一缕刺眼的白,我赶紧扭过头,吸了吸通红的鼻子,只说了一句“我走了”便转身离去。但我的心在猛烈地跳动。

我站立在冰冻的阳台,目光透过漫天的飞雪落在你的背影上,你在雪中留下了一排脚印。但你的爱已经将雪融化成一潭春水,温暖了我整个心灵。

过去是我的无知,没有发现你的爱是如此深沉,如此浓厚。其实你的爱于无声处滋润着我,你的爱化为了一缕春风,吹走了冬日的大雪,送来了心中的暖阳。

都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换来今生擦肩而过,我想我们应该是修了万年才换来今生母女相伴,我很幸运一生有你。

指导老师:邓春其



少年 young

高 671 班 袁胡萍

当初春的第一抹阳光照进我的窗，将我的影子拉得颇长，我便知道，在万物变化中，我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

清晨的校园，被半隐的黑暗挡住，只留下几盏路灯为来往的学生照亮前方的道路，路上的同学三三两两结伴而行，或说说笑笑，或低头快步向前，而这条由微弱的灯光照亮的道路，却始终通向，那栋灯火通明，寄托着莘莘学子的希望、凝聚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的辛勤汗水的教学楼。

走进一间教室，尽管教室里来的人并不多，但教室里却总有读书声，即使那声音在空旷地教室中显得那样微弱，但仍会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初春为早起的学子浸入一丝初晨的暖。

等到空旷的教室被填满的那一瞬间，我会感觉自己的心就在那一瞬间被一种无名的东西所占满，久久地落在我的心。看着我们都在努力地为自己的理想奋斗，眼前令人头疼的习题，也会在顷刻间变得让你很有干劲。毕竟，我们都在努力，努力做自己的底气。

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溜走，我们还来不及反应，它就已经离我们很远了，窗外格外刺眼的日光和不远处传过来的布谷鸟的叫声，无一不在提醒我们，中午到了，坐在教室里的我们，手中握着一支笔，眼前是一册厚厚的练习书，头低着，做着那似乎没有止尽的练习，偶尔抬一下头，眼神就会不经意间地被一窗的绿所吸引，久久凝视。等当日光照亮我们的眼睛，使眼前一片白时，我们才猛地发现已是正午时分，然后又不约而同地转头，继续地盯着那些练习题，只是我们会在不经意间摇摇头，然后一句“时间过得真快啊！”便脱口而出。我盯着窗外，然后转头，看着我这帮并肩作战的朋友们，不由得露出淡淡的微笑。多好，所谓少年，所谓青春，不应就是这样，在奋斗中进行，在感叹中度过。

下午如约而至，我们经过休息后，又再次

踏上了勤学的旅途，回到我们熟悉的战场。中途中相熟的人的相视一笑，亦或是兄弟之间有趣的调侃，都是这平淡生活中的调味剂，让我们生活变得有滋有味。课间的十分钟，有的人在坚持不懈地与题目做斗争，有的人则与同伴分享生活中的喜乐，爽朗的笑声，刷刷的笔尖声，都在这仅有的十分钟充分地释放出来，而当上课的铃声响起时，一切又都恢复平常，落于尘埃。

晚霞给天空添上了一抹绚丽的光彩，这时在校园的路上走走停停，走累了就抬头仰望天空，淡淡的蓝天上有一抹浓丽的红，不突兀，就像一位妙龄女子脸上的那抹腮红，想及此，我们脸上必定挂一抹明丽的微笑，然后眼神平视前方，目光坚定地继续走下去。

夜幕悄然降临，教室里已是星光点点，我们端坐在教室里，继续与练习题做斗争，有时老师会轻步地走到你的身边，盯着你的练习册看两眼，然后轻轻地点头或摇头。当你正苦于一道题目做到一半遇到瓶颈时，这时便会有老师的提示声在耳畔响起，然后片刻后你将题目解了出来，抬头一望便会发现老师不知什么时候也在盯着你，然后双目对视，你会发现老师的眸子里染上了点点笑意，眼神中是对你的赞扬，这时你的心情便会更加明亮，然后埋头，继续奋斗。

当夜渐深，空旷的寝室走廊里回荡着宿管阿姨的提醒声，而我们则躺在床上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灯灭，声停，一切都淹没在黑暗中，我们在梦里养精蓄锐，准备迎接下一个清晨。

当初晨再一次将我唤醒时，我想说：早安，石一，早安，青春！

指导老师：沈绍进

行李箱有牵挂的重量

高657班 董宏伟



《歌谣》中这样写道：“站台渐渐远去/刚好下起了小雨/爸妈嘱咐几句/要好好照顾自己/六点半的的火车上/一口没喝的豆浆/行李箱牵挂的重量。”民谣吉他伴奏的旋律悦耳动听,通俗简白的歌词却牵动着游子的心。

时光荏苒,在父母的叮嘱中不知不觉流逝,恍然间回首,我们已不再是那个青涩懵懂的追风少年。褪去稚气的时候,也就放下了手中的纸飞机,取而代之的是身旁的行李箱,满怀憧憬去追寻远方更美的天空,祈愿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荣耀与光辉。

终到离别时分,车站的人熙熙攘攘,广播不停催促远行的人。匆匆一番告别,只余一个扬长而去的背影,似乎在暗示着不必追。踏上去往异地的火车,站台渐渐淡出了视线。在这趟六点半的火车上,手里紧紧攥着一杯还剩一口没喝完的豆浆,身旁的行李箱也似乎带上了牵挂的重量。是巧合吧,刚好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,雨滴拍打在车窗上,继而滑下。坐在窗边,任身旁景致怎样移向后方,只是呆呆坐着,不为所动。

一个人的生活终究要重新开始,当畏惧的情绪渐渐显现,不由抓紧了行李箱的拉杆。

行李箱的东西大大小小,无论是必备的衣物或是母亲炒的花生,都逃避不了这个撩人心弦的关键词——家。衣服上的开线处已被母亲缝得紧紧实实,曾经损坏的行李箱拉杆早已被父亲修理好,稳稳当当。临行时为数不多的话是那两个人给予一个游子的温馨。不管我们多大,无论我们在哪,总有一个

叫做家的地方紧紧连接着那根殷红的血脉,系着那份炙热的归乡情。对于每个人来说,家绝不是简单几个人的拼凑组合,而更像是一种心灵的归宿与寄托。

奋斗伊始,行李箱载的是梦想,是对于未来的期盼和渴望,告诉自己勿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勿忘父母的嘱咐叮咛,才是对彼此最大的慰藉。

行李箱一直都在,当你碌碌无为,它在那;当你事业蒸蒸日上,它还在那。外出打拼的日子,多找找行李箱中那些旧日的物件,也许,在某个打开行李箱的时刻,会发现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触动与收获。行李箱是我们成长奋斗的见证者,我们也要带着它——回家。

行李箱载的,绝不仅仅是里面几个简简单单的物件,更多是父母的那种寄托,那份挂念,那片深情。忘记离家时行李箱牵挂的重量,那不算一种洒脱,不是一种豪迈。

指导老师:侯著显